

细味人间

章宪法

一位朋友要游台湾，询问需要带件什么作个纪念，这也是传统味的朋友间情谊。另一位从西藏归来的朋友，自作主张给我带了一盒“藏红花”，这让我当场开心起来，开心得使他脸颊比“藏红花”还红——开水浸开的“藏红花”，水色鲜红花瓣淡白。情谊总是沾满人间烟火味，绝对又与物的贵贱、真伪无所关联。那盒剩下的“藏红花”，我将之夹在几本书中，颜色始终是红艳的。

游台回来的朋友最终带了一本台版的字典，还是台湾学生使用的那种。朋友解释说：本来准备选本别的图书，担心带不回来。我对这份“纪念品”真的很喜欢，字典封皮浅浅的绿，字词也是有细味的。一个读书人，很容易品出书的产地，犹如台湾、大陆水果的味觉差异。

台版图书在大陆其实是寻常可见的，几十年来时有风靡之作。大陆作家写诗，台湾作家也写；大陆作家写散文，台湾作家也写。并且不同于西方文学，无需译介，原汁原味，读者只待细嚼其中的不同。

徐国能是董桥盛赞的一位台湾作家，能“将文字经营得又现代又古雅”，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推出的是其《细味人间》。什么叫“又现代又古雅”？吃茶，会僧，唱和雅集，苏轼的文章是宋人的“现代”味。但今天读起来，无不呈现千年前的古雅。乡前辈许奉恩，生活在极度动荡的咸丰年间，其“九死一生”远比苏轼曲折。许奉恩的文字里，却充满“瓜棚豆下，晚饭杯酒”的细丝描摹。这究竟是“现代”还是“古雅”，读者感受到的是许氏文字从遥远的空间潺潺而来。

优秀文字的魅力，是浸润一个时空与另一个时空的边界。细味人间的徐国能，童年生活在一个山坡前的半违章建筑里。这里有母亲养

鸡的小院，有一棵从不结实的木瓜树。清晨透亮的阳光中，是父亲上工前炒蛋炒饭的香气。一年四季，食物的香气与家人的笑语，停在了整个清贫时代的每一个边角。徐国能特地写到了一台瓦斯炉，这种可以发出热与辉光的器物，无疑架在了那个时代的“瓜棚豆下”，映照出又一个时代的“晚饭杯酒”。人生过往的感伤与怀念，因为文字而融化了时空。

现代作家的使命，需要以文字敞开牧歌与玻璃的关系。婚后有了自己的家，徐国能精心布置公寓里的小厨，让地砖鲜明有彩，让光影自由往来。每天黄昏，闲坐桌边，一碟茶蒸豆腐，一碗马铃薯炖肉，一盘淋上橄榄油的烫青菜或芦笋，再配一杯冰啤酒，作者让一天融化在门德尔松的《无言歌》中。

在散文写作门槛变得越来越低的当下，徐国能的珠玉文字从何而来？汪曾祺在《受戒》中，写过一段小和尚明海对小姑娘小英子凝视的文字：“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，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。明海看着她的脚印，傻了。五个小小的趾头，脚掌平平的，脚跟细细的，脚弓部分缺了一块。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……”

汉字本身是一种情愫，无论大陆，无论台湾。徐国能的文字，最好地诠释了台湾与大陆的根脉关系，从未分离或断裂。不仅如此，徐国能所思至柔，一字一句结构我们眷恋人间的诱饵。现代化的嘈杂和无聊中，现代人的生活稠密而狭窄，生命可乐而可哀。生活本质的盲目和荒诞，徐国能用微小的视角参透人间的广阔，探知爱与真谛，处处彰显着对生活的珍惜与感恩，以文字细味人间。这些烟火气的文字，滚动着日常生活的乐趣，抚慰凡人心又寻不出刻意。

繁 复

黄丹丹

这一天，我做了些什么呢？
一早，我把手机调成静音，沏了壶舒城小兰花茶，端坐在北窗下的书案旁，

专注地面对电脑里的文档——直至昏昏欲睡。索性起身煮面。饭后水果为酥梨一颗。又沏了杯六安瓜片，来不及喝一口，困意已拎起我，将我抛到了床上。床褥上洒了大片阳光，我挪在那片阳光里，没拉窗帘，很快投入沉沉的梦境。梦里的我比清醒时能干，居然构思出一篇文章。醒来时还依稀记得结构与部分细节。但喝了杯茶，再缓缓地喝完咖啡后，梦境里的劳动成果如水渍被晾干一般，了无痕迹。

午睡后，我又端坐在北窗下。敲敲打打。删删减减。到方才，一怒之下，把那些面目可憎的文字全部删除。

我恼怒地回到床上。读书。也只有读书才能让我挽回一点虚度时光的负罪感。但有时读书反而令我加深此种负罪感，因为感觉别人写得太好了，而为什么自己做不到，不过这种时候很少，因为，我很少把自己当作作者，绝大多数时间里，我专心当着读者。作为读者的我，这一天，倒是读完了一本

自己很喜欢的书。因读书，我于这虚度中，获得了巨大的满足。

此刻，我刚洗了头发，穿着翠绿色的粗布裤子，盘坐在铺了桃红底彩虹纹粗布垫的沙发上，房间里的音乐兀自奏了一天，从清晨到此刻——此刻是晚上七点半钟，一天中富足而安逸的时刻。

我又是一日没有出门，穿着睡衣，穿梭在书案与床与沙发之间。读完一本书后，感慨作者从看似艰辛的生活中攫取的巨大能量，并豁达自然地描述那种生活，不觉其苦也不粉饰其难，只是真切平实并带有天然幽默感地描述。我好喜欢。很多年后重读，才能深切地感受到这些文字更深沉的爱意，对生活、生灵、天地深深的爱意。多勇敢，多深情，多真诚。

我自己的文档还是空空如也。如一口深井，敞着口，里面幽深幽深的，什么也看不清。但这个晚间，我一点儿也不焦虑，我知道，既然是井，就一定会有水。我只需耐心地等待着。

许久都没有如这个周末一般，安守着属于自己的寂静地，悠然地读书、休憩、凝视窗外。正午时分，我站在阳台，看见一只鸟陡然从我平视的视野里落下，如同飞射的箭弩般从十六楼的高度落在了二楼高度的一棵树上。它从天而降的姿势不像是飞翔，而像是冒险者玩蹦极似地把自己抛进深渊。

黄昏时分，花瓶里的百合凋落了一朵。微黄的花瓣落在一本色彩鲜艳的书上，衬得这朵死百合比它绽放时更美——美的事物总是好看而令人微微哀叹。美是层层叠叠繁复难述的。



共享 周文静 摄

秋 思

游宏

几场秋雨过后，天气渐渐清凉起来。早起晨练，已能感觉到扑面的些许寒意。夏日里可劲疯长的路边藤蔓植物，像长跑后上气不接下气的练家子，爬在枯叶飘零的树干上喘息，枯黄的颜色失去了勃勃生机。一簇簇不成片的小野菊，在蒿草的重重围挤中，颤巍巍探出头来，牵扯着不知名的小朵的黄花，在有些凉劲的秋风中哆哆嗦嗦。前不久还叽叽喳喳的鸟雀和不知疲倦的鸣蝉早已没了声息，落叶沙沙，行人路过，发出“吱吱”的声音。

城市的秋意多少显得有些浅淡。钢筋混凝土建筑一年到头都是那种表情，难以匹配色彩的变化；行道树整齐划一，缺少了秋的丰富和多姿。最能反映季节行踪的，当是田野、山乡。

溪水淙淙，清澈而婉转，像温柔的姑娘般柔美可爱。虽然不知她来自哪里，但一路上的彩色落叶、残断枯枝像遛弯一样欢天喜地，流入深林，躲进岩缝中，不见了踪影。清泉在石头上流动，秋天给人留下无尽的妩媚和遐思。

群山层林尽染。群峦叠嶂，秋雾袅袅，仙影飘飘。秋林，别有情调和色彩，黄的、红的、青的，触目都是。山野被妆扮得像一个盛装的少女。秋高气爽，天空澄明。这是怎样一幅赏心悦目的图画？“青山不墨千年画”。大自然的神奇妙手正在调制秋意山水，流派各异的丹青妙手趋之若鹜，或独自、或群体，就在山脚下、丛林边、巨石旁，支起画架，摆上画板，挥毫泼墨，写意秋色，纵横江山。天空之下，山一点点红了，鸟儿的翅膀彻底打开，河流和湖泊敞开胸怀，身着白裙的姑娘骑着单车，在田野里奔跑，她的脸庞闪闪发亮。

秋风有些紧了。田野里的稻穗已被农夫收割干净，只剩下一捆捆稻草或整齐或错落排立在田间地头，一动不动，仿佛古时的武士，经历过季节的搏杀，收获丰硕的战果后，颇有些胜利者的威风凛凛。赶时节的人们又在土地上耕作播种了，撒下汗水，待来年这个季节再次收获希望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，劳作、收获，收获、劳作……

我不明白古时候那些文人骚客为什么多喜欢把秋看作是有些悲伤、甚或悲壮的季节，也许是看见枯枝黄叶的感喟？或是伤感个人际遇的不幸？甚或同情生灵的苦难而触景生情？不得而知。“悲秋”确实是古诗词常见的主题，“萧瑟秋风”，“草木黄落”，秋就这样让他们伤感。

我有些不以为然。

秋着实是没有春那般草长莺飞的景致，也没有夏的粉色情调，更没有冬的红梅傲雪，但秋却是实实在在、果实累累的收成季节。且不说大自然馈赠的野果野菜，单就那田间地头一年来的播洒劳作，哪位耕耘者不盼望收获季节的到来？看着漫山遍野、田间地头的心血即将兑现，想想，都让人快活！都巴不得秋早点来呢。

